金栗齋先生文集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之九目録

墓銘

芳塘汪節婦金氏墓銘

邑西汪母金氏墓誌銘

竹坡直叟金公合葬墓誌銘

族弟原一墓銘

屯溪朱母吳氏墓銘

墓表

禮三十四叔妣汪氏墓表

事畧

明故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希賢公事畧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九目錄終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之九

芳塘汪節婦金氏墓銘

予素重節義近因輯譜特次表節一卷凡婦之寡年未三十至五十靡他如旌限者例得垂名於卷女亦如之此豈徒示勸且以補

旌典所不及然名下惟叙其年與節不頌他長故凡有節者皆知之而不知其行畧也內載有族伯音護女諱姊適芳塘汪君璜年二十六寡遺子良甫八月卒年六十一予時已默念此節當是卷中第一流惜

不及識良能不辜母氏恩否今年臘月予在瀛麓精舍族子諸生子明忽持良狀來乞銘其墓且曰良明表兄也良云良欲銘母墓久矣懼不得一崇節義者徒言不傳也今聞其丈其人也且與母有宗義必知母盍乞諸予覽而頷之曰予意也良不銘此母予不為良銘兩有負矣按狀母年[illegible]適璜璜卒婦道甫載璜卒潛山客邸母哀痛如不欲生屢更晝夜不能喻止會有誇之者曰汝癡甚璜死有孤在孤不死則璜不死汝不撫孤以存璜而快於一决汝負璜矣母

憬然拭淚謝起而執婦事如常褫簪佩屛葷羶日勤紡績爲衣食以奉舅姑至於終喪無違禮以撫良教之誨之範以義方良卒以立以綿璜一脉如綫之緒母之力也母細行甚多難以槩錄予獨取其一璜死時利權盡握其伯兄舅以良故日與伯兄較錙銖至傷恩母念曰良幼舅老所依爲命者伯也失伯意難爲良謀矣乃請舅置之又請燬其劵母以多寡數示後以釀爭由是慈愛復合此雖一事有數善焉皆保艾爾後之道陰不主利一也不以利傷義二也不以

所利忘其所依三也不固利以胎禍四也不以巳之子傷舅伯父子之恩而不顧五也母所以立良與良所以自立此舉之力居多母生以成化乙未六月二十八日距其卒之日嘉靖乙未八月初四甲子一週而羸其先由白茅遷璫溪與予同出宋進士新寧縣主簿千一府君諱華之後而母爲長支千一以下至永康縣主簿諱文炬於母爲曾祖五世皆仕祖經及父皆不仕良今年五十有子二孫　能大其業良將以其月某日葬母於　之原銘曰廿六而嫠八月

而孤嫠抱孤乳病烏伏雛碩果不食奄其得與天道好還孰謂其誣

邑西汪母金氏墓誌銘

予歸耕林下今十年諸生汪子守敬舊知也時一過省商畧古義時事辨博如懸河矢口而出無留澁予畏焉然其辭要自胸腑中流出不矯襲予敬焉一日來忽出幣肅衣冠拜爲其族子早求銘其母金氏墓且曰金氏狀出六水陳子先生信友也予曰子之言尤信也予其銘按狀金氏係出宋少保忠肅公後居

下東曾祖某祖某父某世殷富母程氏金氏幼有慧質端靜淑愼父母最鍾愛擇所宜家適邑西汪君尚權甫時汪君家葦葦無饒縎帛父處士公出就商金氏諷汪君曰子以代終君旣承家矣豈忍使老父役役於江湖遂推轂君脩父業脫簪佩倒奩篋以相其行不恡汪君亦善相時權子母法初治湖陰旣鹽淮揚所在有獲遂累雄貲稱大賈家以富饒治家嚴而有則非有故不出中庭非有大事不澤笄總養舅姑孝理蘋藻敬以愼訓諸子姪先文藝而後商季杲志

業儒金氏早暮視膳饈特致慇懃歷歲不懈季不幸早世訓膳諸孫猶季也主中饋秩秩有序汪君性好客客常滿座金氏命酒佐驩極力營備咸叶君心嘗日中饋婦人之職舍是其奚爲故年已及耆猶日事飲食衣服之禮不廢子婦輩諫曰大人年高不宜侵細事盍委諸金氏曰吾家世勤儉勤則有功儉則常足以是相承庶其克享有家令聞長世汝等獨未聞公甫文伯母責文伯乎奚爲以是諫諸子慄慄不敢出一語見人之善獎之如已出値人之急賙之如已

病布衣蔬食終始一節雖其家之豐悴先後屢別而金氏始無所厭既無所矜諸子婦久而化孰敢復以情好犯金氏素風者晚得痰喘疾甚劇疾每作諸子婦相扶掖而叔婦蘇獨解金氏意旦暮與居服食惟蘇出之宜蘇亦益自勉不解衣帶者忽忽三年金氏疾革語蘇曰汝我之唐夫人也天必厚報汝言訖而終嘉靖庚申十二月十三日也享年七十有二子男五旱旻昱杲鼎旱娶巴氏繼金氏旻娶金氏昱卽蘇氏杲娶劉氏鼎娶吳氏旻杲先卒女一適峽東劉師

孫男五惟孝惟友允賢允敬允誠孝友先卒曾孫男二長壽長松汪君號柳渠字守之尚權諱也慷慨知大義與金氏娩美先金氏卒金氏葬在某里之陽山負子面午今月某日其葬期也銘曰以富適貧不貧者心誰識爾眞既貧而富爾則多助爾不忝素爾德既貞爾行既成百室爾程爾瘞此墓此墓天付爾後多祚

竹坡直叟金公合葬墓誌銘

叟諱滉字主和休寧瑺溪人性直好竹家有竹坡在

溪之西叟時笑咏其下因號竹坡直叟後圃先生之子汲縣知縣諱覺之孫監察御史諱輝之從姪也於予爲諸叔祖余少嘗識叟而叟已老矇兩目不事事耆長時一誦叟事予竊記其警者二一謂叟庭治嚴不容子弟輩率有出入故叟雖老且矇不踰閫子弟行過其庭者猶稷足屏息以過一謂叟嘗有子弟道杭挈未権鹽若干斤歸抵舍矣叟見之并其囊擲諸溷此二事余初以爲易已以身當之殆覺其難求之古道中祇常耳例以末世鄙俗污風不勝其奇于族

亦禮義族也名有家法者比比然而省其家不但子弟雖女屬且有從其出入游冶甚則謁巫媚佛賽禱無禁者矣問其家之長不老不謄也叟此事豈徒名有家法即謂其家法嚴意非積嚴不能使萬石君蚤知此豈有子入外門不下車者乎人情嗜利如蠅嗜腥然法與利敵利在法中貪與畏交持而貪不勝始有忍而舍之者若已逃乎法則孰不躍然攫之臨已在舍矣而復投之溷此豈徒有見於法即謂其知義意非精義不能如是之决使崔遼東始有此見豈復

有受布之累狄梁公蚤以是爲訓豈有子以貪敗致僇其生祠者乎孟子有言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叟二事特立獨行無所顧忌綽有伯夷之風予故表而出之以風後世後之人聞叟前一事而不以立與聞叟後一事而不以廉與不可爲孟氏之頑夫懦夫不亦悲哉不亦悲哉叟生殁歲月已譜見世不磨矣配朱氏資村朱堅女婉德於叟子長諱崇保婦汪氏次諱崇福崇保性類叟而執崇福豁爽有幹蚤卒不竟施生卒月日並見譜世俗溺葬所叟以

次兩世五喪向在淺土孫天赦等始謀以是月二十日合葬於金村之隴叟夫婦中二穴左上崇保祔左一穴崇福祔左外穴俱降一尺汪氏祔朱右穴降同余不在葬不書予銘銘曰金村之隴委且夷比舍雞犬日交馳鍾秀於今知幾時闢爲玄室世稱奇人生也直天所宜天實啓之人曷施五柩連塋藏有差孰云合葬禮所訾寒尸得土白骨肥生爾後昆無窮期

族弟原一墓銘

予族弟天二原一幼與予同塾比長原一以商去轉

轂吳越閩楚間餘三十年予受士人業留滯庠膠者二十年胄監三年服役卑官者七年始得返林下而原一亦以倦遊歸矣於是又相朝夕是時原一已擁多貲比素封予乃瞿瞿坐守先人故廬故業不能展一籌古人左商而右儒豈盡然耶予性好夜坐坐又不能向妻孥坐每夕移榻出對星月族有一二輩老常來伴而原一一來獨多月可十餘夜予每談及陳句往跡原一無不知無不能答予曰是商而學者也間及星曆卜筮諸家原一尤研精非予所及予曰是商

而藝者也竟未知其能詩一日予譜成索族人能詩
者遂登之乃有以原一詩一章來者予覽之韻若未
調而氣骨古勁有魏漢風予曰是原一之詩乎人曰
是原一之詩也予怪曰原一與予朝夕十許年竟未
嘗一言及其能詩而其詩若此是何其自晦若是抑
以予不善詩不予屑也夫謂其自晦則晦者疑不至
是謂其不予屑而又非不屑也意者原一之詩出於
詩求摩揣所得無口授無往復評第不敢自信而怯
於予言予又不善詩不以詩啓人故遂成其晦然有

能而不自信則其能必精而不自知自晦則用心於內有其能而人不知故原一之詩外無能名而其實可傳今其詩已梓傳之矣有識者白當知有原一而豈假於予言原一爲人木强沉默內頴而貌蒙性慧而外朴其天賦之質素木而原一又以晦濟之故其所就如是良賈深秘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其視世之以一得自多急人知於朝夕者其識量之高下大小爲何如商而能文有而能微若原一者當於古魚鹽中求之原一李以隆慶庚午正月九日子吉將

以是月念七日葬于滸子原請予銘其墓予謂原一之素人所共知者已見於姪諸生應宿傳此一節人所不知而予所獨知予甚以爲難足以自儆儆鄙人者不可以不傳故特詳之銘曰玉之貞石韞之珠之瑩泥所淄天下之美必自翳原一死矣人曷知古云貴知我者希有美可傳原一詩天道虧盈謙有裨錫以斯丘賁來時樂哉原一無窮期愧矣我猶爲人猗

屯溪朱母吳氏墓銘

嘉靖間屯溪有朱介夫者鉅商也行事類孔北海旣

而子俊父繼父而其行益張飾以儒雅予皆未之識去年春族子汝靈以醫託其邸於是始有簡字相通問而俊父忽遣使幣伴其母吳氏狀請予銘其墓予初未之許既而曰以神交久矣其請也非有閒也必有取也其於銘也庸何傷吳氏霞山吳處士廷瑾女幼穎慧遇事知大體許聘朱介夫既笄而介夫父病劇室人欲爲介夫狥俗禮假吉廷瑾巳首肯矣吳氏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禮有明載父也天只奈何聽群言使女適人不得正其始事乃寢比後歸介夫果

年二十三時舅姑俱故止一妾姑存吳氏事妾姑[illegible]
姑妾姑性劇劣或時侵吳氏吳氏不敢較介夫少失
恃隨父商於杭遂學於杭籍錢塘爲郡學諸生屢歲
試不前而齋送嘗乏吳氏從容謂介夫曰性各有能
觀君往迹此業必非君所長君家世治商辜俯而就
商何如介夫悟薾然有追其往事之悔而吳氏又落
簪珥以爲之導於是介夫遂束舊業於高閣消日從
一二奚童佩其貲循故道之杭先謝其故所往來知
交乃召諸賈人議所從僉曰鹽原大而饒介夫乃委

貲於鹽時鹽值正翔而介夫之治之也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其鹽之入月異而歲不同不數年遂累高貲爲鹽次之綱門客出入屧履相踐肩夫歩奔罔不知有朱介夫矣介夫本通材而又役於鹽得以展其爲是縱大鵬於高天其扶搖橫絕之勢固無適而不可矣所創業産視祖父所遺不啻百倍屯溪徽一都會也居者多衣食於市富則購地爲廛以僦賃士人數富室輙以廛室多寡爲甲乙介夫所有接棟連簷一望無間性好客東南豪俊多所交識每日賓朋

盈座樽酒俎羞咸出吳氏輕重豐嗇一當介夫意吳氏止一子即俊父自入小學遂正之以法不令一日逸故其學蚤成今爲國學生俊父行酷似介夫居嘗深念介夫所爲而繼續之家旁有山名上山介夫嘗辟有祠祀徽國文公立有塾訓朱氏子弟俊父因即其地立奉使公祠妣徽國祠立塾田立祭祀田以成介夫志介夫晚年留滯於杭人或勸之歸介夫曰若歸是自投於穽何以展吾目舒吾足俊父於是辟前山爲一大園繚以氂垣求四方嘉樹美箭奇花珍果

異卉雜植其間亭館臺榭星布棋列登可以眺俯可
以坐閑可以遊倦可以寐期以怡介夫晚節因名其
園曰遵晦言養晦者所宜遵也吳氏好讀書諸孫中
有可教者輙教以士業雖未見有成而其念至歿猶
惓惓焉儉素自持尤其天性老歲日事紡緝不廢終
身短褐素餐晏如也嘗語諸子息曰我初入此門值
朱氏門祚衰薄我夫婦勞役作苦以有今日使汝等
逸享無饑寒亂心汝等當念創者之不易毋荒於嬉
遊以敗此業以負我二人之志則我死瞑目矣此吳

氏之大槩也嗟夫末世滋僞爲婦者知有姑而孰知
有妾姑爲母者知有愛而孰知有勞爲妻者知有順
而孰知有相夫以昌其家之義若吳氏者不亦女中
丈夫也邪吳氏卒萬曆癸未臘月十日距其生正德
丁卯四月六日得年七十有七俊父名正民娶潘氏
本里　處士女事吳氏以孝聞後吳氏月餘卒女
一適歙結林方州牧子世和孫男五斯輪邑學生娶
溪口黃水部　女斯轂娶黟縣　州同志甫女輪
轂俱以學致疾先卒斯輅娶漁灘張太學汝泰女斯

軒娶歙溪南吳文學之孟女斯紱聘霞阜程文學汝明女孫女二長適邑西門邵大尹子邑學生懋卿先卒女以節死事聞當道表其門命有司致祭次適率口程氏未歸卒俊父將以某月日葬吳氏于某山之陽幽石應有銘銘曰為婦是婦為毋是母妻道尤勤各止其所懿哉若婦神皇所與錫以兹阡垂千萬古

禮三十四叔妣汪氏墓表

世道流而人尚奇節毋憤憤於高世絕俗之行而中行之德不聞於天下予甚慨焉予叔妣汪氏渠濱汪

公福澤女渠濱汪祖越國而福澤以上世名有家法
妣之在室也循姆誨勤女紅無他脩尚年二十適寻
族叔崇福叔性故剛毅而叔父主和公主家政重以
禮度自範妣婉娩聽從朝夕執婦道惟謹奉蘋蘩主
中饋尤敬以嚴笑不見齒行不驚環珮音響不聞房
闥外戶庭上下人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而事皆就
理年三十四寡被縞茹淡以終身惟強顏日訓三子
爲自存計餘無所事事卒年五十[illegible]古人謂寡處爲
未亡人妣其得未亡人之道使其寡在三十前不當

是一節婦邪世之人以溝瀆之諒取人而
朝廷以限年詔旌是未知諒在家庭而限年外有眞
節也然人有不至而天無所遺妣一生三乳皆男郎
三子也皆育無夭閼有夫哭而無子哭今皆壯且老
皆有子有孫皆克肖勤職業一時生理渟渟逼跨一
族足徵妣德謂非天有顯道哉其可以無表而出之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希賢公事畧

公諱輝字士輝號希賢端一府君第四子也生有異
徵誕降之初紫翳蒙體能行馳入一旁舍舍方疫疫

者見有癘若小兒狀無慮數十聲喀喀爭竄隙中出疫自是少瘥府君以是諗公非常兒鍾愛之府君先贅居板橋板橋有佛靈山頗靈異因以公寄名佛靈山初名靈寶玉面劍眉秀目資性穎異膽氣粗豪七歲入小學明年四書經即成誦因習舉子業年十二入邑庠先是公兄伊爲有司强舉在庠百計求退不得至是府君請以公代御史趙一見即撫其頂曰此後生可畏也命補兄員缺明日下學試公誦念舊業不忘落筆成文舉止閑雅應對有則趙甚奇之賜之

紙筆更以今名命有司復其家既在庠値家計中窘
日用資需皆不給公奔走衣食猶日𡵓問學不廢一
時困苦鄉人歷歷言其詳所不忍述也洪武壬午當
大比以
成祖下江南而寢明年爲永樂元年取應鄉科時肄
業普滿寺會寺僧有事誣公同筆硯者三人有司方
餞飲東關舉酒一卮屬三人曰是行也有能取第者
槩免此罪以此卮爲先事之徵誰則領之公時年最
少遜二人二人逡巡不敢進公越次對曰所不決此

科者不復再相見遂取卮盡釂有司唱采奇之是秋
果中應天府鄉試二年中會試隨
殿試賜同進士出身觀戶部政甫三月改刑部三年
正月授江西臨江府推官抵任初郎書門聯曰讞獄
惟憑三尺法居官不受一文錢風裁峻整人莫敢犯
按察司僉事秋聞公名檄公錄各郡獄囚公持節益
勵七月授承事郎四年五月爲伸訴事逮赴刑部既
而以事誣復職十月又爲伸訴事逮部會有
肯復職公之以逮行也僅以一僕隨府君嘗貽書責

公公復曰罪人也分止是七年三月報政考功時掌河南道事太子中允前臨江府知府韓守益公舊僚長也薦之大中丞陳陳考以上上保取入部授廣東道監察御史四月之任首巡河南撫安軍民八年六月丁府君憂回籍守制九年十月爲科擾害民事逮赴都察院轉送刑部既又以事誣回籍終制十年九月服闋起復復職巡視行用庫及京城巡山西整點軍士十三年二月初考吏部都察院俱考上上陞授文林郎十五年巡河南儹運巡營課工十六年巡河

南值歲大凶多流移公招撫懷慶等府復業人戶孔
受兒等萬餘戸十七年
朝廷大營繕有
旨差的當官員到湖廣催督軍民採石大青綠公行
大青綠忽自石中流出竣事回至武清縣直沽巡檢
司夲時永樂十八年六月初八日也公之出處可考
者如此公初爲推官繼爲御史皆
朝廷法官法官之所難者廉而執也予不敢謂公廉
但自公之入官也而子孫無擔石之遺族之人知之

鄉邑之人亦知之予不敢謂公執但爲推官也逮入京者二爲御史也逮入京者一使公能少狥何以致是雖其奏稿一册子孫不能守而無以寃其一時匡正之實然以其所可考及其所不可考必非阿狥以爲容者此又自有一朝之公論
金櫃之宿藏在而無賴於子孫鄉人之知不知者也
大明一統志載公於臨江府名宦之下其詞云見事敏給涖政詳明持已儉約待人寛恕此公居官之斷案也其諸事繼母之能孝御異母弟之能愛處艱子

之際而能不多媵妾以亂夫婦之常雖皆常情所難
然家庭間事姑置勿論噫若公者不當於古人中求
邪今也未得與於鄉賢之列非公不足以方諸鄉賢
也抑無賢子孫以爲之伸之耳予故表之以俟

栗齋先生文集卷九終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之十目錄

雜著

辯陽明先生元年春王正月論
覬迎對寄宗子邑南朝升大昏
題建新昌何司馬祠疏并引
慰子忠詞
題盧陵縣蠶獎軍冊後
題永豐甯氏鄉約右
題溪口汪忍齋集後

題婺人程別駕仲益母貞訓堂額後
題愼齋林翁九十卷後
題安福王生紀聞録後
讀安福梅邊王翁生祭文山文
題慕萱卷後
六爻原意題辭
洞酌徑銘 二首
世譜辯
遡遷論

璐溪金氏族譜跋
袁翰跋
代免丈量呈
覆羅念菴先生論宗法書
義利辯
麟辯
哀賢婦頌并叙
昭烈取劉璋論
夷齊

洪範五福論答客問并引

金粟齋先生文集卷十目錄終

金栗齋先生文集卷之十

辯陽明先生元年春王正月論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胡氏傳謂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而何以書春正月月可改商不改夏月而周人改月正月卽十一月周制也冬不可爲春以春而加諸正月之上夫子特筆也夫子以夏時冠周月也陽明先生元年春王正月論謂周改月亦改時若周不改時而夫子書冬爲春則是改王之正朔夫子慮天下諸侯亂王法作春秋而首改王

之正朔何以服天下春秋書春正月乃周改時改月即冬十一月也愚以為二氏皆未考有周建正之跡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周正也即夏正也夏正建寅以正月為歲首春首寅正月建寅此時之正而夫子欲行之者也商正雖改而建丑而時與月因之夏周正又改而建子而時與月因之殷是非不改也時與月無可改之道也春四時之首主生而正月又生之首前此雖有一陽二陽而一陽之初正接六陰之末一歲陰寒於是為極以一陽而生是月是猶以一滴

之沸而投之攢氷聚雪之中先王方慮其不生而爲之閉關以爲衛如之何而望其生生二陽則陽雖長而陰猶盛未可以有爲必三陽而後可有爲故不以春屬十一月而屬正月豈惟周不得而改雖殷亦必如是而未嘗改今考之周禮上春生穜稑之種若改時則生種在中冬種未可遽生周禮中春治蚕若改時則治蚕在季冬蚕未生周禮言冬夏致日若改時則致冬在孟春焉得言冬至致夏在孟秋焉得言夏至詩春日載陽若改時則春日在窮冬日尚寒詩冬

之夜夏之日言長極也若改時則冬是九月夏是三月晝夜長未極詩一之日觱發二之日烈栗言風氣寒也若改時則一日在九月二日在十月風氣未嘗寒據此類周未嘗改時周禮正月之吉始和若改月則冬十一月不可以言和周禮十二月斬氷若改月則爲冬十月氷未凝周禮季春出火季秋納火若改月則出火在正月火未出納火在七月火未入詩八月其穫若改月則穫在六月禾未秀詩九月肅霜若改月則在今七月霜未肅詩六月徂暑若改月則在

今四月暑未徂詩又明日四月惟夏據此句則周之
時與月俱未嘗改周歷之大者有正歲有正月正歲
周所建十一月歲之首也正月歲後第三月月之首
也正歲法當觀法象憲禁令皆王朝之事正月法當
屬民觀法象屬民讀邦法皆民事正歲正月周人兩
有所事其說見周禮胡氏謂周改月不改時則正月
卽是正歲而何以行正月之事陽明謂周改時改月
則是以冬爲春不但無正月而時亦遷矣其於周歷
之大端且未合而況其小節如之何可信曰然則周

不改時月則其書即位也何以不書冬十一月而書春正月曰書冬十一月王朝之制也天王即位當書其年冬十一月如伊訓史記例春秋魯史也元年周制列國皆紀元魯隱公元年也春時也正月三陽月也夫子皆據魯史舊文書也獨加以王以示大一統之義夫子之筆也曰然則正歲正月之制天王與列國何別曰列國有正月之事無正歲之事故春秋止書正月不書正歲曰然則當時所頒之朔何如曰朔必以周王四十九年十一月為歲首而以十二月至

來年十月以次係其下十一月書仲冬正月書孟春十月書孟冬冬冬相續以成一歲列國有史官無朔書列國事書國年有事王朝必奉書天王之年此雖未有載而可以義起曰然則陽明所引禮記前漢律曆志稱正月日至之說何如曰律曆志載周冬至皆正月是班固誤不知固誤何所本史記曆書載周正十一月無正月冬至之文封禪書兩載十一月冬至此即曆書之見諸行事者固誤是別有本傳也予所證正歲正月之說出周禮周不改時月之說出周禮

詩皆經經與傳孰信不信當有辨

親迎對寄宗子邑南朝升大昏

或有問於予曰古之昏者必親迎禮乎曰禮也古之昏者其將昏也父醮子而命之迎奠鴈於婦之堂婦出御婦車授綏輪三週俟於門外婦至揖婦入食以共牢飲以合巹此親迎之禮也昏禮也曰禮重乎曰昏也者上以承宗廟下以開後世如之何其不重也曰然則今之昏者當何如曰昏而不親迎非禮也但禮有文有義親迎文也而其所以親迎有說焉先儒

之付昏義也曰父醮子而命之迎男先於女也先之
說親迎之義也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婦之始至也
又婦之所由以從逆從順盛衰吾家者也甚哉其先
之者不可苟也是故古人慎焉而制之禮以引其始
引其始正欲其綴而終之也然其所謂先之者何也
是故先之以養舅姑之道所以教孝也先之以事長
上之道所以教悌也先之以撫卑幼之道所以教慈
也先之以奉神靈之道所以教敬也先之以御室人
僕妾之道所以教嚴也先之以理蚕績守委積蓋藏

之道所以教勤儉也男不先而欲其婦之效之無是理也男先不以道而欲其婦之以道效之無是理也此親迎之禮所由制也今之親迎者吾惑焉步趨乎禮文之末而號諸人曰吾得昏禮焉咀其糟粕而忘其膠竊其筌蹄而棄其魚兎吾不知其可也問者唯唯而退予時方調選天曹而宗子朝升以來月二十二日大昏朝升予愛也予謂其言有關朝升也因書以寄之

題建新昌何司馬祠疏并引

新昌多便民之績予視篆數月每有見輙詢其由十九出鄉先達大司馬午山何公予念曰以公之德而不食其報其何以勸後欲圖建之祠而代者且至矣於是乃謀諸坊里期購公祠址一區以致予意旣而坊里重有感相率疏公便民十事期醵金爲祠以請予意其逢予意未敢卽行也越明日而諸耆艾之請至焉又明日而諸鄉士夫之請至焉又明日而縣學諸師生縣邑諸從事之請至焉一

唱群和翕然響應于於是信公之功德入人之深而公論至今未泯也因次諸所請案候之里黔給一簿俾登其所釀之數爰題短疏用倡義風

伏以文無咸秩總歸於有功斯民德有必酬莫大乎不忘沒世民德宜於歸厚世情忌乎忘恩竊見大司馬新昌午山何公起自賢科繼登膴仕其殊勳之銘上國固未可悉得而聞而流澤之被故鄉則猶能歷數以見長堤聿築捍百年洚水之災周道攸脩通四

達行人之便軍需之減財用以舒庫役之除民力由節清稅常行乎計畝救災預請於發棠念冗員之無爲奏裁邑佐病虛里之多費議并籍圖改京運而民困甦復城倉而官支便舉其行畧已有十事利民筭之歲征何止千緡省費大功强半於二十遺愛遠敷於陌阡論其德猶廣於范文正之贍族以義田推其情不減于漢高皇之優沛爲湯沐河流就道孰不覩神禹之功殷寢未成何以報湯孫之緒是豈爾民之遽忘所自抑亦有司之莫爲之先然盡出於上殊不

見斯民親賢樂利不忘前王之情若槩委諸民恐又非上人彰善癉惡樹之風聲之道用是捐數金以作倡且復進諸老以爰謀凡我新民無忘舊德擊壤而不知所自敢曰爾乃堯民見棠而追念其人斯則今之南國不祥莫大於背德厚道乃所以貽謀邑有若于鄉幸爭先無悶於彼若此錢爲無量寶惟樂助不論其寡與多在賢者自當競神樹之懸雖愚民亦難示扁帶之揭此不比施僧施佛端只爲酬德酬功於吾人誠萬分難已之情在今日眞百年久虛之典若

何而可若民望須課曼碩之程如此然後盡人心何
情涓埃之答此非爲穿於國內幸共約周臺不日之
成慎毋作舍於道旁徒爾貽古諺三年之誚謹跪

慰子忠詞

族子子忠性敏業儒爲博士弟子志不充質
屢值蹭蹬　年捐貲入南監始事適七
歲子喪以爲不祥已之既又去携妻汪氏女
引弟妻夏氏侍女一僮二以行　十一月
李業歸又呼僕項進爲輔行共八人十六日

發下關至楊子灣纔四十里舟乘西北風將薄南岸舟子把棹指岸以待岸忽崩撲舟子墮舟迫崩浪盪而出又鬭江浪奔而入未底岸覆八人僅項進一人免連日倩小舟覓尸未得訃聞兄章取子忠汪氏引弟三人宿所衣衣至覆處覓魂歸告祠立章次子伯佐承子忠嗣逍日以衣葬下山如屍葬子念子忠無辜受慘禍作辭易薤露使挽紼者歌以相行爲子忠慰

哀哀子忠汝身則亾汝魂存否予與爾言汝敬聽只維予所言咸出至理汝朝有聞夕死可矣善福淫禍曰天之常善而無福惡或免殃人謂反常此言未然反常之常是則常焉常固天道反亦天道天道茫茫孰測其奧維天之氣古稱野馬值其踶嚙誰復存者維天之運古謂轉輪輪之所抳罔不韲塵汨羅沉屈欵水蹊紀河踣申徒采石醉李更有古巢一夕爲水豈無妻孥朝昏燕喜豈無隸奴出入承侍或弁兄弟或連鄰聚蘿蔦蔓延復有親故予謂子究彼則何咎

自古有然遭逢不偶天道操雜正如此江横瀆所向
賢愚同殃維古君子逌然遠觀咎非巳作維遇之安
吉固可樂凶亦非惡福既甘之禍亦不怍可亾者身
不亾者鬼我家可没我神不死古人有言没寧存順
惟順則寧正寢勿問古又有言生寄死歸惟死則歸
故土何爲蕩蕩長江洋洋大海淬日浴天百川聿滙
何限英傑於焉浮肉何限嬌艷於焉埋玉子乃志士
豈忘溝壑子多剛腸馬革爾樂生不擇處死豈擇地
存亾一體何死之異哀哀子忠汝魂既存汝知必明

請自今始遵我而行古人喻爲樂踰南面我將西爾以觀其變攜爾妻女偕爾伴侶從流上下餐風飲雨山河爲室日月爲偶浩然長往入無何有汝魄有藏汝後有繼歲時祭酹有引無替哀哀子忠汝身雖亾汝德無愆吾不憫汝而大憫天天之所恃禍福之柄禍福無爽人乃有定汝今得禍人誰爲善善既不爲將惡是勸嗟嗟爾天下民之師爾失其職民將疇依天乎天乎爾當自尤爾不自尤人將爾求

題廬陵縣蠻樊軍册後

軍政之弊多矣而大者有二衛所利於解則隱情而勾取吏胥利於清則生情而追呼閭閻小民辨執無據束手箝口以俟漁獵其來非一朝一夕之積矣是冊行斯民其少息肩乎予職邑之軍政喜而題其後

題永豐甯氏鄉約右

鄉有約國有法約以禁於未然之前法以懲於既然之後違約則入法矣甯氏既立此約持以告縣是欲以法行約而使同約者不敢犯也凡爲甯氏後各宜以法視約自今以始約所當行者當如刑驅而必於

前約所欲戒者當如禁止而不敢犯期於約行而無所用法始不負今日立約之意違者告縣據法治罪仍照原約施行

題溪口汪忍齋集後

古語雖有必有忍小不忍之說是翁所取當出張公藝爲是處家之道固所當忍然必先有執而忍以行之其乃有濟若徒恃夫忍則不可張氏至公藝已九世今其所設施雖不可槩見然其所以防範乎人心能使其久而不散匡持乎庶務能使其久而不乖經

紀乎業產儲積能使其久而不耗不匱必有經常可久之道畫一不移之規繼世相傳執之定而行之安有不容輕越而故犯者如是而復有小不率焉乃公藝得以恕道行之而亦不至壞吾家法此忍之所以可行而九世之傳端有賴也非謂張氏之先止於一忍而公藝之忍別無所循執而塊然抱此也予聞是翁非徒有公藝之心者以是名齋冀有以世其後如張氏云耳今諸家徒悉忍之義間及公藝事者又未嘗指出此意予懼公藝之意不白於天下而是翁名

齋之義重爲累焉因附見之

題婺人程別駕仲益母貞訓堂額後

貞者婦德之正訓者母道之常二者雖根於性而顯於時之變以是名堂母之不幸也然亦母之大幸也母不幸而不有其夫何幸而不辱其身也不幸而夫亾不賴夫之教何幸而能躬其教以昌夫之後也不辱其身則不死其夫德孰盛焉能躬其教以昌夫之後則夫死猶不死矣業孰大焉是母也雖古之共姜孟母何以加諸然而二母之行並託於小學以遺範

世世而是母也生吾朱夫子之鄉而徒以名其堂世無賢聖抱幽香而不出懷袖者爲不少矣吾茲以爲吾鄉愧而又爲世道慨焉

題愼齋林翁九十卷後

壽至於九十尚矣然而非壽之難而所以持其壽者寔難卽九十矣而或落於凉寠之家滑澾鈌焉雖壽而弗亨卽九十矣而或狃於時命之阨疢疢困焉雖壽而弗樂卽九十矣而或苦於嗣續之艱有而不多多而不賢業產頹而門祚薄雖壽而弗光鹿裘帶索

假子成訟是二老者皆九十也適以貽後世之笑乎素未識翁然聞翁家世殷富翁猶燈下作蠅頭字子鯉淵以貢爲安化博孫鶴西以貢爲永豐博所在有聲足徵翁訓翁又嘗見孫之孫洪範頌壽富康寧而不及子孫華封言子孫而不言賢翁之九十於是乎與夫人之九十矣謂翁非盛德而天以完福畀之者耶予署篆永豐得交鶴西者三月間嘗出是卷以示予觀卷中之頌翁者無所不至然各舉其一而未會其全予惟天所以厚翁與翁得天之意或未盡自因

括而歸之、

題安福王生紀聞錄後

有聞而紀之此乃書紳之意豈若得一善拳拳服膺者爲得其要故子張之學終於不能不忘而墮落於堂堂難與爲仁之病若顏子則不遺不墮而道存矣予聞古狂子居家有孝友之實孝友一念是則所謂良知所謂求之有餘師致是念於學則爲實學致是念於行則爲實行致是念於政事則爲實政實事通於神明達於天地率由此道何假於聞何賴於紀六

經語孟皆糟粕耳況六經以下乎古狂子好道有朝聞夕可之意故切切於聞子請語之以至聞中庸曰恐懼乎其所不聞不聞而能恐懼斯至也巳

讀安福梅邊王翁生祭文山文

說者謂翁非知文山之深者非也翁文山鄉人所知惟文山惟恐腥穢之衊我文山而欲速其死以為快然而夷狄初竊中國人懷憤惋雖故主之孤巳沉於南海而幸有北獄之大臣在天下之忠臣義士或猶有感激而舉義圖恢復者此固情之所有而文山恐

心以緩須臾死者有以也翁愛文山文山愛宋君臣之義桑梓之情各有攸當嗚呼觀文山之死與翁速文山死之文而忠義之心不油然興者非人也

題慕萱卷後

嘉靖壬辰冬予與滕溪汪子宿於邑西丁子川氏子川出其友葉子其慕萱卷請予題其後予許之既而悔之月餘未有應而子川以書與其弟子漸來促余著存道院四五至弗獲已乃因子漸以告曰慕之名始於吾夫子稱舜昔者舜之事親也夔夔齋慄克諧

以孝其怨慕迫切之情何忍一日忘然而舜之心則
未嘗以此自居千五百年至吾夫子始稱之曰舜其
至孝矣五十而慕夫人之於親也一體而分方其始
死也孰能惄然無槩然而少則怠矣久則忘矣又久
則恬然以平而無少芥蔕矣余聞葉子之喪親也未
一周而其年未五十尋懼葉子之弗克終其慕也嗚
呼葉子而克終其慕則葉子舜之徒也葉子而弗克
終其慕吾如葉子何哉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
也親喪乎葉子而克終其慕也葉子而弗克終其慕

也是在葉子也巳是在葉子也巳

六爻原意題辭

周公作爻辭說者謂公因爻之吉凶以示意斯言也猶未盡得公繫爻之情也夫爻固有吉有凶而數止於六爻之意則吉凶悔吝雜揉不可數公之繫之也必先得一卦之意然後因爻而布之此爻是此意則以此意屬此爻彼意合彼爻則於彼爻繫彼意吉則繫以吉意凶則繫以凶意吉凶半則以吉凶悔吝意雜繫之意盈則一爻而兩意不爲贅意盡則兩爻而

一意不為歉是故意與爻相匝而易道成後世乃有謂辭不盡爻意者而公繫爻之意病矣作六爻原意

洞酌徑銘

予家覆屋於水巷請予榜其楣予取雅洞酌義榜之為之銘

泉混混浸厚地挹之彼可餴饎供百禮濟萬類闢斯塗世世利

泉之清矣天映雲浮人自取之彼則何求嗟今之人徒可使之由蓋其知日用飲食之有資而孰知洗耳

洗心以上沿洙泗之流

世譜辯

世謂譜世譜者何或曰譜以紀世世繫也故云爾曰不然言世一脩之也譜何以世脩之也曰世繫以諱爲主而行字履歷生卒娶葬皆譜之所不可缺者手足耳目不備不足以成人行字履歷生卒娶葬不備不足以成譜世之人懼其久而行字履歷生卒娶葬之有缺也故欲人之世脩之也雖然觀爾之譜而猶恨夫世脩之爲遲也爾之始脩也先脩其世繫迄今有

成纔十四年耳乃以十四年之世繫足之而行字履歷生卒娶葬已不能無什一之缺矣況十四年以上乎則夫以世爲限者亦就夫今之脩譜者約言之耳非必俟一世也曰古之脩譜也如之何曰有不脩而後有脩古人之譜無時而不脩則不必有時而脩何也古者有族必有宗有宗則必議有宗之法以行其閒而籍以記之名曰宗籍娶必告死必赴法之見於經者也嫁女告亦必告子生告改易名字告法之見於傳者也此數者卽譜之所謂行字履歷生卒娶葬

也告則籍記之矣其行之也有常時其掌之也有專人其主之也有定議上而祖宗不失一位旁而子姓兄弟不遺一人中而行字履歷生卒娶葬不缺一事夫是之謂譜言其普而無不周也夫是之謂脩譜言其無時不脩而不必有限也聖人所以類萬物之情通幽明之故明死生之說此其大者夫豈今之所謂譜哉曰子之脩之也何如古乎曰予之譜百九十年而一脩其去古也益遠矣所幸者各室之私籍猶有存者予得籍是以成書而行字履歷生卒娶葬之缺

者多矣是安足以言譜曰然則後之脩譜者當何如曰立宗爲上宗之不立而徙籍夫私籍以爲譜則一世已爲遠踰一世而不脩吾不知之矣

遡遷論

譜爲璫溪作遡遷而及洲陽石田何也曰不有石田安有洲陽不有洲陽安有璫溪遡者遡其源也然則不及自茅何也曰遵舊譜也舊譜何以不及也曰譜者前後相承之書舊譜之不及又必有所承或者吾氏自石田以下祖墓世世可考故舊譜遡自石田據

實也然則白茅無譜乎曰有譜不及石田乎曰及且詳矣然則何如不可據也曰舊譜不敢遺所承于安敢遺舊譜且白茅之譜新譜也文獻不足而假筆於人于安敢以爲據曰然則別宗之譜多推及得姓之始何也曰世遠人亾興衰轉徙相推不一推而得其實焉幸矣不幸而不實吾不忍孫之不得續乎其祖也何也祖孫一脉之傳初不以譜之有無爲絕續譜但紀其事以示不忘是故知者存之不知者闕之存者續而闕者未嘗絕今而妄補一世焉則所補之世

非所生之世而世之脉於此乎絕今而妄綴一支焉則所綴之支非所傳之支而支之脉於此乎絕情爲迹累實以名遷據楮上之迹若是以彰其傳世之遠而豈知自促其世於楮之外乎若是者明可以欺人而幽不可以欺鬼神此後人之大逆作譜之深病不可不戒蘇老泉之譜今之譜祖也祖味道而世次不及於味道噫可想矣

璫溪金氏族譜跋

此譜十欵十八卷皆予手所裁敢自謂爲慊但予之

才止是予之見止是盡予之才之見而行之無餘力焉則可謂云爾已矣獨有昏義一節不能無餘恨昏義之論門第雖非太古之俗然自三代以降固已云然漢則盛矣唐則又盛矣由唐而宋而元以至於今遂爲婚姻故事甲者買崔盧以爲榮高者陋寒畯而不屑天下莫不皆然而吾徽爲甚卽有大聖人生吾徽亦安能盡以太古之俗行之故吾於世系圖下微寄此意而半不可得或反爲失婚義者立赤幟焉茲非吾譜一大玷乎後之續吾而譜者愼毋蹈吾前轍

袁翰氏

右袁翰六卷除三朝誥勅外文詩賦共計三百九十有九文亦盛矣然文也者文也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即使其盡出吾之筆且於吾何有而况其假筆於人者譜何所賴而取之也噫譜非賴於文而文則不行不託於譜蓋曰是文也非今之文也先祖之遺也先祖有是遺而吾不能存不可以言孝是文也非予之文也先儒之作也先儒有是作而吾不能述不可以言敬文以載道善觀文者因文以見道則不外文

而世教存焉文以明心善用文者不求之口耳而求之身心則不外文而世德存焉以文視文則文不必有以道德視文則文不可無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代免丈量呈

呈為丈量事某等在鄉日聞里長奉票拘集十排僉報都正圖正等役以備丈量並未聞丈量來因及作何丈量事例近讀本縣明示及刻行戶部丈量事例始詳其事始末竊憶丈量一事事體最重為其革舊而更之新也易之革曰革而當其悔乃亾甚言革道

之難當而後悔亾則不當而得悔也不假言矣某等
因是竊有一言幸逢明臺左右咨諏不忍緘默敢陳
其一二皆户部事例中明言以備采擇本縣地方地
窄人衆小民惜此寸土如惜寸金一經丈量爭論必
多獄訟蝟興莫知紀極爲患不細伏覩户部事例内
一欵言丈量所爲三事而失額爲大無失額不必丈
量其次豪右隱占又其次小民包賠無隱占包賠不
必丈量竊念本縣産土以税爲業税多則業多税少
則業少凡有出入計此税直入毫忽毋輪造册數並

溢額無失額一也自市廛以至各鄉里雖時有產土告爭然多是界至上出入尺寸之間不能相讓初不及一畝一段此乃民間强弱相欺以有此爭不可謂豪右隱占二也各里雖有絕戶賠貱然賠貱之稅舊例是灑派人戶每戶多不過斗升小止合勺間並無身家累此不可謂小民賠貱三也三者戶部丈量大端也據大端徽州槩不應丈量不獨休寧又曰先清而後丈曰清清其某處失額某處不失額失額則丈不失額則不丈也未嘗清不可槩言丈又曰除境內

額全者幾畝幾處先行出示免丈曰免丈而統言境內又分言某畝某處則州境應丈而屬縣必有一縣二縣不應丈縣境應丈而屬里必有某都某畝不應丈不得以州應丈而槩縣以縣應丈而槩里又曰額全者不得一槩丈量曰不得則律所謂不應得此乃明示以一槩丈量之禁又曰計各省直州縣失額者少不失額者多是丈者少不丈者多也此乃明示以應丈不應丈分數之差而不應丈之分多則有司亦不得踰數而多丈戶部天下財賦之總某處失額不

失額每歲輸入遞有成籍不出戶庭而知天下尚於
不失額處而槩以丈行異日何以申戶部戶部不以
爲違例必以爲過承是豈有司之利此四言者乃丈
量細目論細目徽州必在不應丈之列卽徽州應丈
休寧亦必不應丈其諸一畨一處之微姑不暇論蓋
丈量之法本以遺遠利而未免有近害朝廷不得已
舉是法而有司得已而不已是朝廷以清獘立法而
有司以生獘先之朝廷以恤民隱有事而有司以擾
承之豈惟奉法不當如是而實大拂朝廷行法之意

戸部深爲此慮故拳拳示以槩丈之戒一則曰不得一槩丈量二則曰先清後丈此其心惟懼有司奉法之過而不應丈處亦丈則其遺害無辜者不細今天下固有當丈處亦有不當丈處徽州蘇松友邦也蘇松有失額隱占包賠應丈徽州自不應丈江浙鄰省也江浙有失額隱占包賠應丈徽州自不應丈應丈而不丈是朝沐者惜以髮之費而不加爬梳垢穢終無從而去不應丈而槩以丈之是彼有成髻而吾又褫而披紛之以蓬其首即使其復加膏沐不失故容

而所丧亦多矣立法尚嚴而行法尚恕朝廷以恕立法而有司以嚴行之殊非爲政之體蒞民者固不可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亦不可咈百姓以從巳之欲奉法者固不能開例以便民亦不當塞有開之例以適巳明臺下車以來以絕賄賂杜請託爲第一義所爲者何爲二者之爲梗而無以適民情也今丈量一事不適於吾民甚大幸明臺體念戶部事宜深惟百姓驚擾之慮必寬其例以申明之申明之不得則面質之面質之不得幸不惜以職相爭挽即使因是而獲

譴是亦爲法受屈爲民受屈雖屈而益申矣古云剎
不百者不變常丈量一事不敢謂無所益但恐彼時
之利不足以償今日之患伏乞慱加咨訪以衆輔志
而蔽謀其等不勝臨書戰栗祈禱之至

覆羅念菴先生論宗法書

生自廬陵歸林下課耕外惟留意譜事不自揣度謬
立義例第三卷敘族之後繼以明宗意以有族無宗
族雖繁而無統因摘古人論宗事者類著于篇爲一
卷近因始祖墓無表特遣姪孫諸生三德齋刺遠謁

重蒙館穀昕暮接叙偶及譜事遂得獻覷於執事執事旣與之表復答以東論及宗事其言曰古之宗以統族必有祿秩而後勢行今以庶民之家倣而行之名存而義實悖故覺先賢議論難於盡協執事博古準今一切法度因革損益俱有定裁刱茲宗法又義之大者乎但後生小子徒以管窺得此遺彼者多苟有所疑敢不請教古之立宗法也有二義一則尊祖一則睦族此古先聖王所以教人御族之道原其初雖為諸侯之别子設而非為士庶人也而其道則通

於士庶人何也宗法之立自然之理也未有士庶人之族而可以遠理者也水有源亦有派木有本亦有枝聖人法水木之本源而立之大宗以統乎一宗法水木之枝派而立之小宗以統其各支意若曰必如是而後天下之族始不亂天下之民心始不散而吾所以統馭臣民而使之範圍於道者其道必至是而後盡夫焉得而遺夫士又焉得而遺夫庶人也不惟士庶人雖上而諸侯又上而天子其所以親睦九族之道亦豈外是但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其所治

者大而勢不得兼又天子諸侯禮得以爵加諸其親故其法自別子始非謂別子以上不行宗法別子以下不得行宗法也葢聖人所以辨其異者止在節目文爲之間而大禮大經百世不能易者通之上下而無禁此則理之可推者也孰事謂庶民之間倣而行之名存而義實悖僕所未喻也古人之立法也本乎人情以爲之制而宗法也者又人情之至順而安者也人孰無祖孰無尊祖之心人孰無族孰無睦族之心有尊祖睦族之心而行之不能各中其則聖人於

是乎立之爲法而使賢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以大同其道於天下故是法之在天下信不以言威不以怒行不以令嚴如堂陛狂夫有所不敢違甘如時雨忍人有所不能逆在禮雖有宜吊不吊宜免不免有司罰之之文而不知吊免乃服屬之疎而情義易於乖者聖人始爲之罰以約之於禮而非謂吊免以上者亦有待於罰也蓋聖人以天下之同情率天下而天下之從之也自有不容已之機緘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天爲之導而義爲之逼

也今之士大夫家往往行有宗法雖其制度文爲不能一如古禮而族人之歲時承事子孫之繼世傳引眞若有所畏而不敢違若有所驅而不敢後若有所受而不敢僭者此則其明效也執事謂有祿秩而後勢行者僕所未喻也先儒議論雖未明言宗法之可行於士庶人然亦未有士庶人之禁原其初皆泥於經文經文言別子則註疏亦言別子而不能推廣聖人言外之意程氏黃氏言之而未明蘇子明言民之宜有宗然又但言小宗殊不知有小宗而無大宗是

猶各宗其宗也而蘇子未之思也我
明瓊臺丘公始定爲民間宗法其說載大學衍義補
鄙人今日之意正主瓊臺實非主瓊臺也主此心也
心有是情情有是禮情之所不容已禮之所不可廢
法之所未嘗禁雖無瓊臺吾猶毅然以爲必可行況
復有瓊臺之說昭昭乎執事云云必別有見非鄙人
所能察識謹陳鄙見以爲請教之地墓表陳義甚高
足爲子孫世世寶但其間有一二語與鄙人所來事
狀不協且又係一宗之大關節未審執事從何處得

來意者譜上未載執事遂以爲信而不知此譜乃譜畧也謹以來稿標出不協二句并原事狀馳上請少易之執事之言千古之著龜也臨楮無任懇禱悚慄之至

義利辯

予嘗見宋張登爲尤溪宰召耆老問曰利字當以甚字對曰害曰不是利字當以義字對旣而繹其義以害字對亦是但於取利一邊爲顯而用利一邊若未之及人之於利有取有用取所不當取固有害而當

用處不用用其害尤有大焉者惟以義字對義所當取

則取義所不當取則不取而利害非所論義所不當

用則不用而義所當用則慨然捐巳以與之而人巳

非所論夫然後取與用兩有其則而無闕然不當取

之害世之人或猶有知者而能行者百無一二若夫

當用不能用則舉世莫知其害何也民以財爲命人

知財之爲利而孰知有積而不能散之害此情之逆

而難信事之隱而不明跡之遠而不能以歲月計者

非知幾識微之君子其孰能知之蓋財者天生而地

卑之以徧養斯人者也豈獨爲一人厚彼其若有厚一人者必其先世嘗有功德於人而未食其報故天特以是優之而使其家之所蓄或倍蓰於人焉或什百焉或千萬焉惟其日用之所欲而無不足使其人知是財之所由來而非已之能乃復以是布功德於人推其有餘以補不足或施之貧或恤之孤或拯之人之急難或脩理之圯橋敗路以便人往來則天必曰此吾家克肖子也善主吾家財以振彼羣子於是乎益加優異使其子孫世世爲富戶爲錢叟以主此

財若其人有此財遂視此財爲已物私之爲家計爲子孫計視人之不足若越人視秦人之瘠漠然無所動於中則天意必轉而之他而此財非復此人有矣何也天地生財只有此數此肥則彼必瘠百金中人十家之產則千金百家萬金千家可推天何以瘠百家千家之產而肥一人爲此一人之能庇百家千家也今既不能庇百家千家天意之轉而他也固宜天道虧盈而益謙彼既盈矣而又不善用其盈豈有不虧之理此天人相與之實人事得失感召之常可以

獨照數計而的然不爽者與老氏多藏厚亾釋氏報
應循環之說不同昔者周公名財貨之府曰泉府泉
何所當於財而公以名府夫泉之質流動而不居與
貨財之流通同泉之用多蓄而久則腐穢與積貨之
生災同周公以是名府正以示貨財之理之主於流
通非一人一家所能獨蓄君子而知泉之義於是而
有財則惟義之裁而不求其居於是而積有多財則
惟義之散而不求其久斯智也已斯智也已

麟辯

嘉靖癸丑春二月十二日河南汝寧屬邑西平民家有牛孕三十月解一犢不類匪體赤焰騰灼鬣焚口噴如虹怪而殺之死事聞邑邑宰索而上之郡曰麟遂貯其胞於藏予弟國子生瓚時寄郡之督稅館命繪為圖持以遺予予閱之悵然不愜者久之曰天生瑞物而使其至此耶天生瑞物而使其至此耶既而疑之曰是果麟耶非也吾聞麟麕身牛尾馬蹄今其蹄牛豈其麟耶嗟夫麟仁獸也說者謂為聖人出西狩之麟是也西狩之麟為孔子出也其不遇子鉏商也

而適遇孔子孔子者知麟而麟獲以生雖一折足無傷也孔子之遇天爲之也天生之而又活之吾是以信其爲麟也今此之麟果麟也則天生也天何不先爲一識者活之也天而不求以活之吾是以疑其非麟也不獨跡異也雖然麟也天生之也非天生何其生之若是異也古稱五百年聖人出自孔子以來至於今二千餘年矣雖其間才智賢哲代不乏人卒未有如孔子者然則今日之有如孔子者固其所也天安得無麟生也其不遇而死也適然之天也安得謂

適然者之非天也天可以先後形迹器耶然則是麟
也麟也雖其蹄不馬安知紀蹄馬者之非誤也雖然
猶有說也天不能必爲一聖人生一麟也則麟之生
亦不必其盡有所爲或其偶然生耳其生也偶然則
其死也亦偶然天亦安得拘拘焉必安排一識者全
之也然則是麟也麟也不得以死援天而疑其非麟
也雖然猶有說也有生則有死遊於郊者麟也傷於
狩者麟也今其天於淤亦麟也皆遇也夫遇不可得
而齊也安得以死誣生而謂其非麟也古聖人之不

遇而賫志死者有之矣君子於是而悲是麟之不幸不得究其終以徵其必爲祥且又以識天道物理之不可測不得以前日之然而求今日之必然又不得以此之不然而援乎彼之然斯爲大觀達見也已

哀賢婦頌并叙

婦馮村黄聘君大化女萬曆庚辰十一月適

明年是月中痳疫劇胎墮下生女

母女半月相繼亾婦來已踰年于未聞婦言

意其賢悼而爲之辭

於惟賢婦出自馮村年甫十有七歸我季孫

婦人之德寡言爲

先婦而寡言內斯靜專自婦來歸期有踰月了不聞婦言問曰素訥予謂婦訥訥亦有言何此婦之愼密如是而其聲不傳于家諸婦聚如亂蚊叱咤奴妾飈獵雷震或叫囂於街衢而恣已之爲婦或竊窺乎坐戶而不知家之有尊人皆指其無四德之教而不耻識者悲其犯七去之條而罔頗賢矣此婦吾方幸其立寡言之標以勝衆咻孰意其遇二豎而喪魂痳究

外剝胎崇內攻女五日而不育母半月而考終采雲倏消瑞星奄墜祥光一徹而遽滅靈草朝榮而夕瘁嗚呼悲夫嗚呼悲夫家門多悔失茲典刑果此天之不仁而行爽其度或此婦之薄命而自罹其屯抑吾老人之不德而餘殃所及偶值夫此婦之身是耶非耶何詹尹之可卜吾姑爲之辭以自悼且以洩吾素昔惡長舌之憤以益彰此婦之德於無垠

昭烈取劉璋論

昭烈取劉璋蘇氏以爲取之不義葉氏以爲取之義

以予觀之二公皆常情之見而未見其大也方昭烈之舉義兵與孔明之出而輔昭烈也何爲者耶爲復劉氏之天下也夫欲復劉氏之天下而用武無其地其將何所措手足故孔明之語昭烈也曰曹操擁百萬之衆挾天子以令諸侯此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此可與爲援而不可爲圖荆益二州土沃而民富乃用武之國今其主不能守此殆天以資將軍也彼誠見夫今之天下所可藉以首事者二子之地而已而二子之勢又終不能留而徒以資敵

區區狥一時之義而失進取之計不惟無天下之見畀有志于復祖宗之天下者肯爾爲否也然則昭烈之取劉璋爲祖宗也不得於璋而戀戀也爲天下也不得於一人而戀戀也昔者伊尹放太甲先儒謂其欲大忠於商周公誅管蔡先儒謂其欲大孝于文王然則昭烈孔明固欲盡大忠大孝於劉氏而厚璋以大義也易大過之九四有曰棟隆吉有他吝四與初正應而聖人於此則以應之爲吝蓋謂大過之時不得以常理論苟吾有以隆其棟以撑持乎國家何可

復以初累也知此則可以語昭烈處瑋事矣蘇氏之論固不知義而棄乃區區謂瑋得國不義所當取是亦未爲知大義也儒生俗士不識時務遂使大人之見不自於天下乎故表而出之

夷齊

夷齊兄弟讓國入周其見義甚眞而守義甚固一旦遇武王伐紂其諫之宜也義不得以臣伐君也及武王代商即不食周粟而餓死其餓死宜也義不得復求生以事伐君之君也是非見義之眞其孰能舍生

取義如是韓子謂其爲窮天地亘古今一人信乎夷齊以前無有倡夷齊以後無有繼天地之大古今之遠求其見義眞而致死不二夷齊外吾未之見也儒哉夷齊眞天地古今一奇男子也曰然則武王非與曰武王此舉順天應人誰敢議其非曰武王既不任其非則夷齊仍有過處曰天下之事有理有勢理者天下人心之同而勢由於遇勢之所在雖不能盡合乎理而反之吾心要自有得謂武王伐紂爲憂天下無君此書生常談耳又謂武王當立微子不當自立

此言似是但微子以避禍去其蹤必隱而不令人知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武王既勝殷人情洶洶而又有諸頑民鼓煽其間肘腋之變疑在朝夕安能雍容以待微子武王固不得避代商之嫌以禍天下此勢之所在武王其如此勢何曰武王逼於勢則夫子宜顯稱之矣何以曰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觀不失二字武王似不應有顯名夫子爲之諱而又有不能盡諱者故但曰不失以待人之自悟曰夫子此言雖爲武王諱而他日之言又若有故顯其非者觀其以至德稱

三讓天下者其祖輩也又以至德稱以服事殷者其父也夫子何拳拳以讓天下稱其祖又稱其父也稱祖父以讓正以明其後人之不讓也稱讓國以至德正以明取國者非至德也諱於不失二字之中而顯於至德稱其祖父二章之外此夫子春秋之筆

洪範五福一曰壽壽五福之榦也故首之壽非富無以養富非康寧無以享故次曰富次曰康寧德者福之基壽富而又康寧非德何足以當之天豈肯以壽富康寧之福畀匪人乎故次曰攸好德言必有好德

之人而後能享此福也福可徒享哉有福有德福之義備矣而又曰考終命何也考終人之終事也或謂考爲視履考祥之考非是五福皆言成福無脩爲此言持身保命之道當如是也人之生也有壽有夭而壽又有長有短莫不有命命者天所賦於人以生之理孟子所謂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之命人生以百歲爲期所謂期非有定期也自六十以至百年皆壽也則皆期也而人之不能順受者多色欲之損其大者也其次飲食不節其次勞逸不時其次風寒暑濕不

調其次憂鬱愁思之情不解五十以前血氣方盛從其所欲情也亦命也五十以上血氣衰矣而人猶不知節其情夫安得考終以命命以六十而吾五十九終非命也非順受也命以百歲而吾九十九終非命也非順受也毋論一歲即少一月一日亦非命也非順受也故五曰考終命言其終事時其長其短一本於天之所賦無一日虧而後盡命之道爲全福嗚呼艱哉嗚呼艱哉古之至人能順命或遂過其期堯之兢兢舜之業業皆是求盡此道故堯年　歲舜百

有十歲今人不能知其期而遂曰全福不亦誣福哉

萬曆丙戌十一月一日予在南園樓下有客突至揖坐畢啓問知其爲婺汪口俞氏也自稱朴菴因不抑其名客首詢脩養延年之術予答曰不知客曰翁實有是壽必有術也予曰命也命短予不能引之長命長予不忍促之短此予術也客又詢黃白之術予不答又詢星命之學予不答客乃出其袖素所編諸能藝板示予覽之未畢竦然揖客曰客多藝

哉客多藝哉命侍子具草疏與客同飯客不
鄙食畢起别客又請贈言強予再且三予不
容已乃曰客無不知無不能予何言適見客
頌予壽三誦五福而皆不及考終命客必於
考終命句未省也無已予請疏此句以示予
延年之術以資客談鋒可乎但性拙不能援
筆就客乃期以明日至篁塘某肆領予不能
失信課此疏如期致之

栗齋先生文集卷十終